

## 艺谭书籍

# 焕绮的古物

## ——《礼藏于器》读后有感

无端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而这个“礼”字,最早的解释并非如今人们口头上说的“礼貌”之“礼”,而是春秋时期,至圣先师孔子极力推崇的“礼乐”之“礼”。“礼”的传承除了精神文化的绵延外,也需要物质载体。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古代遗珍,恰恰就充当了这一角色。《礼藏于器》一书用“文以载物”的方式,通过对古物的研究、考证,辨析它们的外观与内涵,并结合文化史、艺术史、考古学等各个学术领域的知识,为读者讲解“器”中之“礼”,“礼”中之“义”。

此书中文章的安排,并不遵循一定陈规。作者首先着眼的是《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拢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里那几件其实是曹雪芹杜撰出来的饮器。追溯起来,礼文化开端于饮食文化,周礼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宗庙祭祀的,即孔子所谓的“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红楼梦》中的器物尽管不曾包含那样的宏大旨意,然小器物也蕴深意。四十一回中出现的饮器,以“瓠觥”和“点犀觥”最为著名。文章先引用了沈从文和周汝昌两位老先生的观点,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觉得沈先生的解释有着难以自圆其说的纰漏。如果“觥”真是“包假”的谐音,而“包假”两字又出自北方俗语“班包假”,那么那个突兀的“班”字又该如何解释?周汝昌先生则不同意沈先生说的曹雪芹借器物讽刺妙玉“凡事皆假”性格的观点。他指出:此两件器物名,用意在于描述宝钗和黛玉的个性。“瓠觥”暗示宝钗“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智珠在握”。“点犀觥”隐喻黛玉“性蹊跷”,为人多疑冷僻。当然,究竟谁的解释更正确更客观,恐难定论,目前也只能是见仁见智。

《礼藏于器》还介绍了一件一般文物鉴赏类书籍中很少提及的贮水器皿:军持。“军持”是梵文“流嘴壶”的意思,乃是一种合金或陶瓷制器物。形制上的最大特点为没有执柄,使用时,需直接用手握住瓶颈,进行倾倒。话说东晋圣人法显曾去天竺国寻求戒律,历时十一年,经三十一国,归来后著有记录自己西行见闻的《佛国记》一书。“军持”两字最早就出现在此书中。历朝历代,军持的外形渐有流变:既有敞口长颈圆腹,加管状直流嘴的,也有细嘴窄颈圆胖球身,加肥短奶状曲流嘴的。工艺上更是青花五彩都有,不一而足。不过不管怎样,这类贮水器皿越来越受到世俗贵族的喜爱,同时它也牢牢保持了自身浓郁的宗教特色。“诗僧”贾岛的七言绝句《访鉴玄师侄》即可为证:“维摩青石讲初休,缘访亲宗到普州,我有军持凭弟子,岳阳溪里汲寒流”。

对于一些不为大众读者所熟知的文物,或者是貌似熟知,其实可能只是一知半解的物件,《礼藏于器》也有细致诠释。譬如“玻璃”。如今司空见惯的玻璃器,在古代,那绝对属于珍稀物品。就以大诗人李白为例,“诗仙”最喜世间莹亮光泽之物,以至于给两个儿子取名也要循此而来。李白的大儿子叫李伯禽,小名明月奴,一眼就可望知是从月亮、月光中得到了启发。二儿子叫李天然,小名颇黎。有一种说法认为“颇黎”就是“玻璃”,含“琉璃、水晶”之意,可见李白对之情有独钟。很多人觉得玻璃是舶来品,其实我国古代的匠人在西汉时期便掌握了制作玻璃的工艺。不过真正质量上乘的玻璃器,倒的确是“丝绸之路”,从西域诸国乃至罗马和中东地区传入的。这是因为我国古代制作玻璃用的是制模脱蜡法,而罗马在公元一世纪时,已能采用更为先进的烧吹技术。晋朝人张隐在《文士传》中用“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无以喻其清”来形容的美物,经考证,就是外邦进贡的玻璃器。曾在上海世博会上展出过的那件国宝级玻璃器“北燕鸭形玻璃注”,可算是典型代表。

《礼藏于器》林林总总介绍了大批宝物,但在它们中间,最让我叹服的是一种设计精巧的“香囊”。或者更确切一点形容,应该称之为“香球”。实物有分别出土于西安沙坡村和何家村的“花鸟纹银鎏金香囊”、“飞鸟花果葡萄金银香囊”。香球为金属制品,和针线缝制、内装香料的布口袋式“香囊”截然不同。古人名之曰“被中香炉”——据说这种香球是可以放在被褥中为熏香之用的。香球分上下两个半球,上半球为盖,下半球为身。下半球中置有一稳定持平的装置,借以确保无论外面的球体怎样翻转运动,里面盛放香料的炉体都不会倾覆颠倒。唐代诗人元稹的《香球》诗,对它进行过一番客观详实且语带双关的描述:“顺俗唯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侧,犹讶火长烧。”

大自然中有着焕绮的万相,而渗透了文化精髓的古代器物,历经岁月风霜,朝代更迭,依然能留存于世,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久远垂赐。《礼藏于器》用宏雅古朴的文字娓娓讲述古物渊源,彰显出物化了的精致美妙,也呈现了绵延不绝的艺术与文明。

(《礼藏于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

## 艺谭语丝

作家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有时候会显得格外偏爱。由于偏爱,他会把人物写得非常完美,即使写人物的缺陷,也是带着一种欣赏抑或一种怜爱的笔触去描述过程和细节,使原本一件傻傻的事情,一种缺乏常识的行动,一个与环境格格不入的举止,瞬时变得光芒四射起来,似乎成了人性的闪光点。由于偏爱的存在,人物的性格实际上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游移,人物行为的合理性也由此充满了微妙的歧义,人物的最终能否往往会脱离文本中叙述的原点。

司马雷

## 新片点击

# 真相背后的温情

## ——看影片《铤而走险》

郁妍捷

正如电影《铤而走险》的片名里提到的这个成语,它所表达出来的字面含义其实就是剧情中主人公们正在进行的人生抉择。他们被各自的命运摆弄着推往无尽的低谷深渊处,面对无路可走的绝望窘境,他们奋力挣扎却都不约而同选择踩过法律界限的冒险行动来以命搏命,终于成了法理世俗无法容忍的“坏蛋们”:主角刘小俊没事喜欢去棋牌室里赌博,因为同伴在牌桌上的一次做局,欠下外债十万元,令他本就不太如意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为了自己的住所不再被打砸,为了红色的油漆不会在车窗和门帘上涂满“还钱”的字样,为了能尽快还清高利贷和王警官的钱,他喝着酒答应了伙计的建议,跟着酒肉朋友老万做起了黑车改装的勾当,只为赚取其中每辆车一万元的利润,不料竟卷进了一起绑架案里无法脱身。从监狱里出来的老万,一年来始终经营着顺发二手车,背地里依然干着买卖黑车的违法行当。老万自称刘小俊的兄弟,却在小俊急需用钱的艰难时候趁火打劫拉他下水,要他改装陪酒小姐张茜出手的黑车。后来面对200万赎金的巨大诱惑,他甚至企图杀害刘小俊灭口来独吞钱款,毫无道义和人性。歌厅里工作的张茜表面上是身处底层的弱势阶层,为了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她通过“客户”老万出售了一辆来路不明的车辆,却在背地里与犯过西山枪击案的亡命徒夏涛夏西兄弟勾结,策划了绑架小女儿奇奇、并向其母亲勒索钱财的恶性事件。夏涛夏西是手上沾满鲜血的罪犯兄弟,他们曾持枪抢劫,又在张茜的策划下绑架小女儿。得知有两百万赎金存在后,夏西对准老万的脑袋就是两枪,并焚尸灭迹;为了夺回小女儿,夏涛兄弟对刘小俊紧追不放,一旦抓住就是严刑拷打……

就这样,黑车、五岁的女孩和200万元的诱惑将几方原本并不相干的人马陆续牵连进来,搅进命运的漩涡中,相互撕扯不清。其实这是一个没多大意思的故事,但因为影片后半段折射出来的温情而令我有些许感动——可能影片本身想说的无非是:这个世界在阴冷基调的背后存放着真实与温暖,少数派或者所谓“坏蛋”也有不为人知的温情与良善的另一面人性。毕竟,这群坏蛋不太冷。

刘小俊显然不是什么好人,留着个大背头,整日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除了经营自己的汽车修理店,空余的时候他都会去赌博,为了还欠下的赌债会厚着脸皮以更换设备为由,去骗做警察的王叔借钱给自己,转头竟又拿着钱继续去棋牌室。刘小俊铤而走险跟着老万去倒卖黑车,却在取车时遭到了持枪的匪徒,更在逃脱后发现汽车后备箱里昏迷的小女儿奇奇。意识到自己犯法的小俊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偶尔了解到女孩家长愿意出200万元赎金后,他还假装绑匪去碰头拿钱。可是他心里的黑白对错、良知与爱没有丢。老万要小俊连车带小女儿奇奇一起还给匪徒,可是开到半路上,小俊还是选择将奇奇带到就近的车站。镜头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欠债的小俊把身上不多的钱塞给了奇奇,扭头走掉前还一再向小姑娘大喊着回家。如果这些动作显示着刘小俊第一次犯案时心里的害怕与悔恨,那么随后小俊开着车看到后视镜里站在车站哭泣的奇奇后又选择折回的举动,足以说明刘小俊并未泯灭的良知。而与奇奇的日渐相处中,刘小俊心中的正义感和温情也被这个小姑娘逐渐唤醒。知道老万的真实目的后,是刘小俊抱着奇奇悄悄从后门逃跑,也顺便躲避了匪徒夏西的跟踪;知道奇奇的心愿是找到爸爸,而张茜策划绑架案是为了让奇奇见到了肾衰竭晚期的亲生父亲时,小俊还是带着奇奇来到医院;但当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奇奇爸爸,小俊阻止了张茜的要求,只为不让奇奇幼小的心灵遭到打击。全剧的最大高潮点也是发生在刘小俊与奇奇身上,为了从夏西手里救回奇奇,刘小俊“无视”了王警官的安排和警告,带着巨款从高桥上纵身一跃,跳入江水中——水洗涤了他充满污渍的灵魂,更唤醒了已牺牲的警察父亲留于他身上的英雄使命感。“我要保护奇奇”,让刘小俊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个不太冷的坏蛋,打破了现实中对人事物的“机械”偏见,唤起了人性的温柔,也导向着人们去找寻这个世界真相背后的温情。